

菲利普·罗斯于1998年完成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手稿，它与罗斯1997年写就的《美国牧歌》及2000年出版的《人性的污秽》合称为“美国三部曲”。这其中，以美国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意味最为浓厚。虽然它同时涉及到政治、历史、种族、伦理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写多本大部头的小说作品，但罗斯对庞大的小说建构往往有着非同一般的掌控力，他的创作野心常常隐匿在那些举重若轻的故事情节中，以一个非常小的切口逐渐蔓延成整个虚构的小说世界。

小说以青年内森及老年默里为叙述者，描绘出小说主人公艾拉的人生经历。学生时代的内森深受艾拉的影响信奉共产主义，后经历了思想的蜕变并最终脱离了少年时期的信仰。默里是艾拉的哥哥，内森所在高中的一位富有魅力的英语教师。小说以两人对艾拉的回忆为主线，以“复调”形式勾勒出艾拉从一个普通贫穷的工人变成以扮演林肯成名的广播剧演员和共产党员，在娶了著名女演员伊夫之后，夫妻生活不和并最终被妻子陷害落魄的传奇一生。

罗斯的小说普遍存在一个妙处，那就是他对人性有着异常准确的把握及最大限度的尊重。人性的发展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基础，而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与抗争则是小说高潮的主要着力点。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麦卡锡白色恐怖的政治背景之下，艾拉的落魄难道仅仅是政治迫害的结果吗？有头脑的作家绝不会以控诉某个政治现象为由创作一部小说，因为这很容易被另一种政治派别或潮流利用，这显然是作家们不能忍受的。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善于在各种社会身份和事件中，在历史每一个阶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一定是理性而冷静的，并且可以被放置在不同的背景及环境中。菲利普·罗斯在这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

■ 动态

莱辛《犹太人》： 宽容的力量

歌德学院“戏剧经典朗读”系列活动启动



黄燎宇(中)、李亦男(左)与观众讨论莱辛戏剧

本报讯 伴随着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及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举办的大型主题展览《启蒙的艺术》的顺利开幕，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博物馆公众教育项目也于日前正式启动。从今年5月开始，歌德学院将根据《启蒙的艺术》展览主题，每月举办一次“戏剧经典朗读”活动，通过情景朗读的形式，向公众介绍并推荐来自中德两国、具备启蒙思想的戏剧巨擘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5月7日，“宽容的力量——莱辛《犹太人》朗诵讨论会”拉开了“戏剧经典朗读”活动的序幕。

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起点，在这个时代的德国，莱辛的“市民悲剧”不仅让艺术进入民间，更对德语国家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戏剧经典朗读”系列从莱辛的作品《犹太人》开始，是想借由他的作品，让观众了解并探讨德国戏剧对“思考”和“娱乐”的认识以及戏剧在民众启蒙中发挥的作用。《犹太人》是莱辛创作于1749年的早期作品，于1766年在纽伦堡首演。剧中，两名伪装成犹太人的强盗企图袭击一个坚定反犹的男爵，行动却在最后一刻被一位旅人破坏。男爵要以财富和女儿报答旅人，但旅人告诉男爵自己就是犹太人，并拒绝了他的答谢，男爵仇恨犹太民族的想法变得荒谬可笑。莱辛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我突然奇想地想尝试一下，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现他们从未设想过的美德，会带来怎样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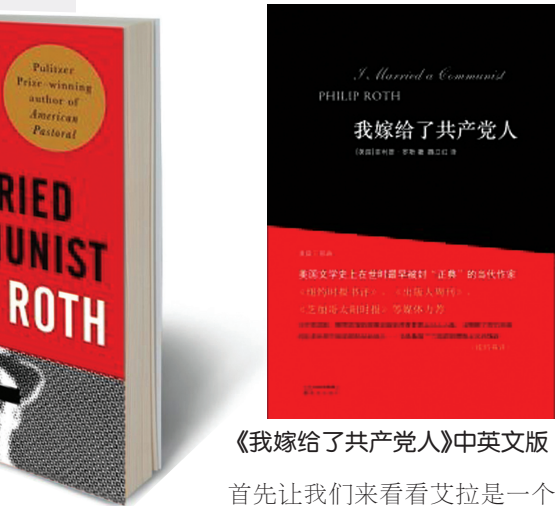
除了前卫的舞台布景和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专业演出之外，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和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李亦男在朗读结束后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对于莱辛及其戏剧的看法。黄燎宇认为，《犹太人》的主题与莱辛另一部剧作《智者纳旦》相似，都涉及了在当时受压迫的犹太民族并阐述了宗教宽容的启蒙信条，是一部“深刻和天真交织”的戏剧。李亦男则向观众介绍了莱辛在德语戏剧史上对类型化人物和戏剧形式的突破。

“戏剧经典朗读活动”主办方根据《启蒙的艺术》展览的内容，将在活动中突出“宽容”、“爱情和友谊”、“启蒙时代的阴暗面”、“通往现代艺术的桥梁”等主题，并按照主题选择朗读内容。除了莱辛，还将陆续介绍歌德、席勒、毕希纳、布莱希特等剧作家的作品。

菲利普·罗斯《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审视人性的旁观者

□陈嫣婧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英文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艾拉是一个怎样的人。默里的妻子多丽丝对艾拉有一段精确的总结性概括：“他是一名热爱生活的共产党人，他是一名激奋的共产党人……他无法抛弃自我。尽管艾拉要自己做强硬忠诚的人，他的自我却不断从他身上迸发出来，忠于自己的党是一回事，做回自我、无法克制自己又是另一回事……”是的，其实黑心政客格兰特也好，懦弱没主见的妻子伊夫也罢，都不是陷害艾拉的真正凶手，他们只是让他的自我更彻底地背叛他的信仰，让他自身的矛盾更激化而已。艾拉是他自己的敌人，他最终被自己打倒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形象，共产主义只是一个英雄所信仰的诸多理想中的一种，至少对艾拉而言，它与政治无关，虽然他一直把它当成政治。所以，这确实是一本讽刺政治的小说，但也绝不是讽刺某种政治的不合理性，它与奥威尔的《1984》有天然之别。它不过是在说，对某些人而言，政治更像是不能实现的梦，是夸父不断追逐的太阳，这难道不是对政治最大的讽刺吗？

就因为艾拉更属于他自己，于是这个曾经的码头工人，爱上了混迹于上流社会、有着女神般容貌及修美的著名演员伊夫。他爱她的雍容华贵，她的优雅迷人，她身上一切能强烈震慑到他的美丽。他是一个事实上非常粗俗平凡的男人，至少在审美观和对人的判断上，他缺乏哥哥默里那样的睿智。默里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细读过狄更斯与萨克雷，并能记住所有19世

纪英国小说每一个细节的女人，已经为她的华美躯壳奉献了太多，这大概是所有演员的悲哀，上帝是公平的，太丰盛的外表往往只装得下一个怯弱无能的灵魂。伊夫有过三段不幸的婚姻和一个霸道强势的女儿，她甚至无权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她并不属于艾拉。然而，爱情是非理性的，正因为如此，爱情最能将一个人的根本人性暴露无遗。理想化的艾拉把他强大的理想主义精神毫无保留地倾注到这段婚姻和拯救伊夫之中，他奢望着自己能一边拥有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一边拥有充沛的革命精神与热情。而事实上，对于婚姻的失望带给他的只有一个尚能安放理想的小木屋和一段最终毁了他的婚外恋。在贫穷的锌镇建造一个小木屋进行自我修炼的艾拉与和伊夫生活在豪华公寓里开派的艾拉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前者是他的理想，后者是他的欲望，理想与欲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于是当欲望的一端挥拳打向理想的一端，就像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打得你死我活，注定两败俱伤一样。

如果艾拉可以更理性一些，能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伊夫身上致命的弱点，甚至如果艾拉能接受更多的教育，那么也许他就可以避免这场不幸婚姻带给他的灾难。艾拉去世几十年后，当默里和内森坐在一起回忆往事时，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罗斯的小说一直都有很浓厚的知识分子意味，表现在这部小说中同样十分明显。默里和内森作为艾拉的亲人和朋友，更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叙述往事的过程中，同时承担着审视与评价的责任。对艾拉，特别是他身上的局限，他们两人是非常清楚的。作为艾拉的至亲，默里本人并没有与艾拉选择同样的道路；曾经追通过艾拉的内森，最终也走上了学术这条路，或许他们看到了制度的特征与某种人格特征背后的关联性。作为更成熟理性的人格，他们下意识地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不难看出，菲利普·罗斯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在小说中还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一些优越感。但是，我们很差评判，在这个小说里哪个人是成功的，哪个人是失败的，因为人性是没有标准的，就好比一块多棱镜，每一面所折射出的图像都是不同的，只有旁观者才能分清它们的样子。

旁观者，就是这部小说重的角色，也是它应有的位置。

■ 书 讯

石黑一雄作品系列

本报讯 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英国移民作家石黑一雄作品系列的中译本《远山淡影》《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之后还将陆续出版《浮世画家》《无可慰藉》等作品。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1989年获得“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被英国皇室授勋为文学骑士，并获得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石黑一雄以文体细腻优美著称，几乎每部小说都被提名或得奖，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

虽然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的文化背景，但石黑一雄却是极为少数的、不专以移民或国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之一。他致力于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于是，石黑一雄的每一本小说几乎都在开创一个新的格局，横跨了欧洲的贵族文化、现代中国、日本，乃至于上世纪90年代晚期的英国生物科技实验，屡屡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问世于30年前。小说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寡妇对故土、故人的回忆，讲述了战后日本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亲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带来的阴影与心魔，最终以母女成功移民而女儿自尽作为悲情结局。作品叙述者通篇的回忆是模糊而可疑的，直至全书终了，叙述者才忘记了伪装，读者也证实了猜想，叙述者是利用回忆做掩护，编织了一个他人的故事，企图通过他人的面具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减轻罪恶感。

中译本出版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是作者的第一部短篇集，全书以音乐为线索，由5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故事的主要人物都同音乐相关：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等等，多是对音乐一往情深，对生活却满腹牢骚。情节或荒诞不经，或令人唏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大量出现的音乐家、歌手、歌名，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令人仿若置身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当红歌手和经典曲目之中；而音乐，恰是作者年轻时曾经涉足并浸淫于其中，乃至立志从事的。5个故事借音乐人生这个主题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命运的嘲弄、才华的折磨以及庞大社会机器控制下被压抑的情感……

(世 文)



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油画作品

SHIJE WENTAN



“泰戈尔散文精品译丛”

快美的诗情 超卓的哲理

□冯爱珍

5月7日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享誉世界的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5.7—1941.8.7)是印度著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熏陶，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913年，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此驰誉世界文坛。1913年，泰戈尔还创作了1500多幅画和2000余首歌曲，印度和孟加拉的国歌歌词也由泰戈尔创作。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泰戈尔散文精品译丛”包括《泰戈尔谈人生》《泰戈尔谈教育》《泰戈尔谈文学》，由我国孟加拉语翻译家、泰戈尔研究者白开元从《泰戈尔全集》中按主题精选编译。泰戈尔的作品自1915年首次被介绍到中国以来便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冰心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曾饱含深情地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泰戈尔的散文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既激荡人心，又敏锐深刻。

泰戈尔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同时，也进行文艺评论。《泰戈尔谈文学》收录了泰戈尔关于文艺美学、文学鉴赏、比较文学、诗歌韵律，以及绘画、音乐和舞蹈创作的论述47篇，既阐述了他从事文学创作遵循的美学理论，表达对他各种文体作品的真知灼见，也总结了他的创作实践体会和审美经验。泰戈尔认为，文学是“用心中情感的溶液，融化外部世界，使它成为我们特有的世界”的过程。“画面和音乐，是文学的两大要素”。他强调文学艺术的通感创作，不能用话语讲述的，就用画面来讲；讲不清楚的，可以用音乐来表达。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充满激情，在《文学意义》中，他说：“感情丰沛的人的心中，重塑的世界比起外部世界，与人更加亲近。在心智的帮助下，对人来说，抵达重塑的世界的道路是畅通的。它在我们心灵的影响下获得的特质，对人来说，是最易消受的。”一语道明文学创作离不开真情实意的内核。泰戈尔对孟加拉语的音律有深刻研究。他曾创造、革新了三种诗律。他写格律诗，也写自由体诗、散文诗，他的诗作充满抑扬顿挫的旋律。他在《诗和韵律》及《韵律琐谈》中阐明了诗歌创作中韵律的重要性，“散文也罢，诗作也罢，作品中往往有天然的韵律。诗中的韵律可以看到，在散文中则是隐藏的”。当然，泰戈尔也认为韵律只是表达的形式，创作的要义还是情感。他的小说、诗歌、剧本、散文、音乐和绘画，都以强烈的情感营造各种意象，或广大深远，或幽美绮丽，或沉郁凝重，或热情豪放，充分诠释了难以言传的心声。他认为：“和人的灵魂一样，人类社会也需要富于韵律的文化。社会也是艺术。”

在《现代诗歌》中，泰戈尔把欧洲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作了多元

比较。他推崇雪莱、济慈、拜伦、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称赞“他们的想象、观点、志趣，不仅把世界变成了人性的和精神的，也变成诗人心灵的”。他对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李白“有一双刚刚观察过世界的眼睛”，评价李白的《山中问答》《秋浦歌》等诗作“题材非常普通，但不缺少情味”，是一首“现代诗”，是“常人乐于接受的东西”。

真实、韵律和美，构成了泰戈尔文学思想的核心。他在《美和文学》中强调“真实即美，美即真实”。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贴近现实，贴近自然，贴近社会，发现、体味、揭示真实中的美，运用一切艺术手段，把用情感过滤提炼的美，传递给大众，在大众心里引起共鸣，从而得到艺术的享受。

《泰戈尔谈人生》收录了“人生之旅”、“出生”、“童年杂忆”、“留学英国”、“我的父亲”、“二十七岁上人生走向大致定格”、“告别青春”、“友谊和爱情”、“远离奢华”、“夕阳感悟”、“期待来世”等80篇散文及散文诗，突出展示了泰戈尔睿智、深邃、充满哲理的人生观。泰戈尔认为：“我们生来都是旅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免会碰到艰难险阻。在《人生之旅》中，泰戈尔超然地看到：“我们的一生和一生的悲欢，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我们觉得非常漫长非常显赫的东西，也只消在人生的水桶里抬头那一会儿工夫，就像瞬息的梦一样，变得微不足道了。”他鼓励人们“寻求快乐，挣脱痛苦”，他告诫人们珍惜当下，“踩着每一个瞬息走完人生旅程”。泰戈尔在热情讴歌人间真爱的同时，也无情鞭挞了世间的丑恶。在《盲目崇拜》和《模仿的烦恼》中，他对盲目模仿和崇拜作了深刻剖析，指出崇拜会禁锢“自由的感悟力”，而“道德、虔诚、智力，在自由中才有力量”，在自由中才有生命，在自由中它们的本真才能得到维护和发展”。在《旅英的假洋人》中，他对崇洋媚外的拙劣行径作了辛辣的讽刺。在《奢侈的绞索》和《远离奢华》中，他抨击了拜金主义、滥用职权以及讲排场比阔等不良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热衷于铺张浪费和享受的人，几乎都不幸福，心情都不舒畅。”泰戈尔这些关于人生的真知灼见，在社会财富日益扩大、个人享受的标准不断提高、物欲横流的今天，仍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纵观泰戈尔漫长而辉煌的一生，除了文学创作，推广合作社和建校办学，是另外两项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实践。《泰戈尔谈教育》收录了“学习英语”、“在家里学习”、“鸟巢里的教育”、“自由的教育”、“教育的载体”、“教育方法”、“教育的弊端”、“教育改革”、“教育运动的序幕”、“大学议案”等36篇散文，集中展示了泰戈尔深刻独到的教育观。有关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仿佛是针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和种种现象而言，切中时弊。

泰戈尔有关教育的论述充满了抒情感人的色彩。他采用拟人手法，营造优美神奇的意象，把论点阐述得生动且具有说服力。如《民族学校》：“孟加拉人的心殿，燃烧着愿望的祭火，熊熊火焰中，冉冉升起手持祭品的民神——我们多年空谈的不育臣，即将治愈。”这个奇丽的意象形象地表现了孟加拉人民摆脱殖民当局的禁锢、创建自己的学校时那种喜悦的心情，给人以文学美的享受。

▲ 相关新闻

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 为纪念印度文豪泰戈尔诞辰150周年，5月7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举行了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暨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

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及孟加拉国驻华大使艾哈麦德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伟大一生以及他对世界文化与和平友好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文化、艺术界人士参加了纪念大会，并就多个纪念主题展开研讨。此外，纪念大会还通过泰戈尔系列丛书展、诗词朗诵、歌舞表演等多种形式系统介绍了泰戈尔在文学、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成就。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印度，是印度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在中国广为人知。他两次访问中国，影响了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一批中国现代诗人和作家。1937年，泰戈尔在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为增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此次系列文化活动旨在通过纪念泰戈尔，进一步促进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世 文)